

雙影

我的生活浸在一雙影中，一道是父親，另一道是我自己。

我不曾細看父親的容貌，指尖竄出的細煙將他罩的朦朧不清，糊成一抹倚在窗邊的影。在泛黃的童年回憶中打撈，一些零星的片段浮出水面。母親在外工作，父親終日待在家中，卻也鮮少理會我，一頭埋進電腦中，不曾回首。陽光穿過印著小巧圖案的鵝黃色窗簾，照在父親的側臉，半面明亮半面陰，向著窗看去，只見得著背光側。菸蒂凌亂塞滿菸灰缸，溢滿餘燼蒼白。他永遠點著菸。菸味雖然嗆鼻，於空白寧靜中卻也能砌出一份安全感。隨著日落，他的影愈拉愈長，與我的影疊在一起，僅是相對無言。

我心裡期望著父愛，如同乾旱大地盼著雨一般。

然而我始終沒等來那場雨。社會洪流蝕去了父親的心性，將陰暗面與劣根性沖進影裡，徒留一副虛偽而美好的軀殼。在外時他活在了光明處，手上戴著名錶鑽戒，是個好父

親、好丈夫；回家時溶進了影子裡，妻子成了附庸，兒女成了資產。嘴裡咀嚼著「子從父，妻從夫」的道理，和著檳榔汁噴出猩紅的斑點。

父親的日子圍繞著客廳的實木桌。黑壓壓的一群人熱鬧的聊著，揮落的菸灰隨著粗俗字眼四處飄零。明面上他們互相奉承，實則暗中較勁，將所有帶刺的言語包裝成風趣的玩笑，想著壓到彼此頭上，狠狠削下一份優越。桌上的話題總繞著子女轉，矯揉造作地透露誰兒子上哪間大學，誰女兒又出國深造，彷彿有個優秀的子女才能擁有爭的資本。父親的影子於欲望中混濁，膨脹了幾分。他要我去成為賭局中的籌碼，成為棋盤上的棋子。賽局上比著世俗的優秀，於是我捨棄了興趣，捨棄在生活中留下一隅書寫自我，盲目追趕著成績單上的幾枚數字，只為博得一個認同。隨著成績與名次上升，父親愈加頻繁要在他所謂「朋友」面前走動，如同展示一套精心雕琢的藝術品。似豺狼虎豹看見獵物般，他們對我投以打量的眼光，在心底默默評鑑著我的價值。父親浸淫於貌似奉承而帶股酸味的讚美，臉上浮著一層油膩的微笑：「其實我們也不太逼他讀書，是他自己用功罷了。」我反芻得體的一號笑容。數根香菸齊燃，混成極噁心的氣息，心裡好似嘔吐著什麼。

我原以為父親只是愛重面子，如同不允許一套華衣染上分毫污漬。後來才發現，父親混濁的影中藏著更多。於他而言，我所付出的一切不過是理所應當，所以更加肆無忌憚地索取。倘若我於人前有不妥之處，他背光側的影便蜿蜒成一條蛇，發出冷漠的吐信：「丟臉。」「你算什麼東西。」回到家中亦是四面楚歌。角落蟄伏著恐懼，不時如相機底片曝光般，浮現出模糊的人像。他抓著另一個身

影咆哮，扯著頭髮，撞向牆壁。勒不住暴戾的脾氣，放縱其任意馳騁宣洩。而我，作為一件所有物，一位脫離自我的旁觀者，自然不會有任何知覺。

既使滿腔厭惡，我仍活進了父親的影子。我潛入影中，靠著自貶自責證明存在，妒忌所有天生的優秀，對著課業鑽牛角尖，與人爭長較短。驀然回首，才發現自己與父親的影疊在一起，不分彼此。旁人開始說我與父親長得愈發相似。恐懼在心中萌芽，我逐漸害怕照鏡子。我怕，怕臉上浮現他的輪廓，怕終有一日，我連性格都透著他的影。

我體內，終究是流著父親一半的血。

不知何時，好勝心已悄然流入影中，磨去尚存的一絲理智。二與一是咫尺般的距離，卻恍如天涯般難以企及，橡皮擦與修正帶無法抹去不如人的痕跡，地平線逐漸淹沒膝蓋，腰際，直至鼻腔。我溺在了這雙影中，載浮載沉：自卑、自負、自卑、自負……。數次近乎溺斃，絕望之際，沸騰的恨意拉了我一把。於是我學會曲意逢迎，學會虛與委蛇。套上了與他一樣金表其外的皮囊，再配上一點虛榮心，成了父親心中期望的樣貌，一抹一樣的影子。他不再對我暴力以待，眼角甚至沁出一絲欣慰的神情：「你終於長大了。」自有記憶以來，無論多麼努力，都得不到父親一個正臉相待，此時竟能在他言語中嚐得一絲喜悅。我怨他，卻更怨自己。鏡中的面容扭曲成一個諷刺的表情，嘲笑我半身陷入影中，活不成本性中殘存的一點自我。

或是蒼天有眼，或是因果報應，歲月蝕去了父親的輪廓與硬朗的身軀。三十年菸癮導致肺部阻塞，時長乾嘔咳嗽，喘不過氣；糖

尿病在他身上留下了數個針孔與瘀青，自珍饈宴饗中抽離，從此粗茶淡飯。肥胖、口腔纖維化。當初施加在我身上的種種，如今一一重擊著他凋零的身軀。一個影子日漸茁壯，另一個佝僂遲暮。他老了。執念生了根便再難拔去，他的手依舊緊握菸盒檳榔，仍當自己是可以肆意瀟灑的年紀。與他較勁的人呢？蒼茫歲月中，有些如他病痛纏身，有些則漸漸不再來往。天花板留著當年燻出的一片黑，父親孤零零坐在客廳，嘴角叨著一根酸澀的菸。這一刻，他終於爭贏了所有，但褪去十數載光陰，竟也只是人走茶涼罷了。

我何嘗不知愛與恨亦是雙影？在父親背光面後的那扇窗，是我對父愛的純粹奢望，是透過鵝黃色窗簾隱晦閃耀的，一束和煦的日光。我始終都在追尋一個回首，卻只是一步一步，走進了他的影子。臨了了，佝僂的身影漸漸被光陰沖淡，我的人生將永遠缺失一抹影子。只是留下的，會是漸涼的恨意，抑或是多年磨剩的一點父子之情呢？

或許往後此生，無影，亦無光。

曾亞宸

個人簡介

彰化縣人，二〇〇四年生，臺灣大學經濟系一年級。

踩在十八歲的交界上，學著怎麼定義自己，又學著不去定義。

擅長發呆與幻想，高二時誤打誤撞開始接觸寫作。有時喜歡一個人彈彈鋼琴，讀一些小說與散文；有時也喜歡和朋友出門曬曬太陽，聊一些瑣碎的事情。

得獎感言

曾經寫作的指導老師告訴我：「書寫是自我療癒的過程。」

得知獲獎的那刻喜悅而平靜，也許我已經與那雙影子和解了。

感謝支持我寫作的母親與阿嬤，感謝幫我看稿的 Yingci 與 Chihyun，感謝陪伴我的家人與朋友，感謝所有指導老師與評審。

短評

郝譽翔

這是一篇情感豐沛強烈、鏗鏘有力的作品，從文章的一開始，作者便破題生活浸在「雙影」之中的矛盾性，而一道是父親、一道則是自己，父子之間血肉相連，卻又彼此對立，充滿了既親密，卻又彼此對抗的衝突張力。作者成功寫出了父權社會的暴力與陰影，而身為人子那既愛又恨的掙扎、憤怒、控訴和詰問，充塞在字裡行間，使得全文的密度相當高，富有文學性。